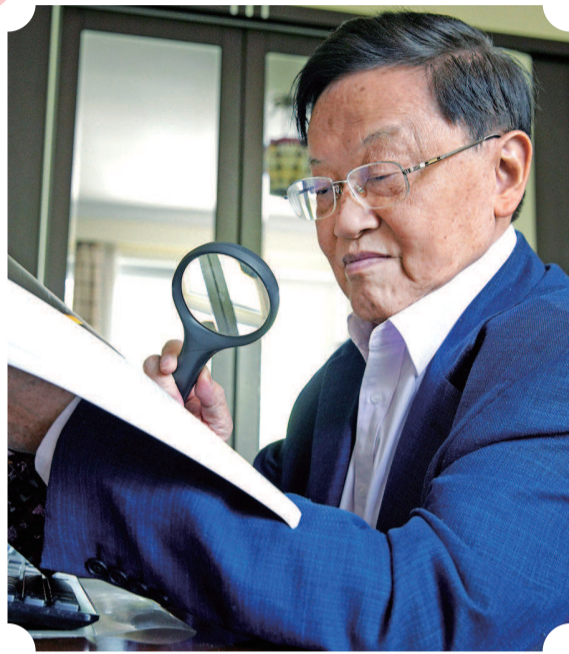


星期天夜光杯

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0年5月17日 星期日 第833期 | 新民晚报 | 首席编辑: 吴南瑶 视觉设计: 戚黎明 编辑邮箱: wup@xmwb.com.cn

感谢新民晚报
读者的厚爱!

宗福先
2020.5



从话剧处女作《于无声处》到《血，总是热的》，宗福先以他“言人之不能言，言人之不敢言”的笔锋，拨动了观众的心弦。四十余年前，宗福先是如一声惊雷般道出了人民心声的剧作家，当他以略带沙哑的声音慢悠悠地回述起当年往事，罩在西装里的文弱身躯好似逆着时光机回复到当年的热情与执着中，让他焕发出特别的光彩。

4

思考“无声”

四十年后，社会的语境早已改变，《于无声处》却依然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2008年和2018年，话剧几番重排，在青年中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有人提出“如果我活在那个时代，我会做什么？我会出卖自己的爱人吗？出卖自己的妻子吗？还是我会像他们一样勇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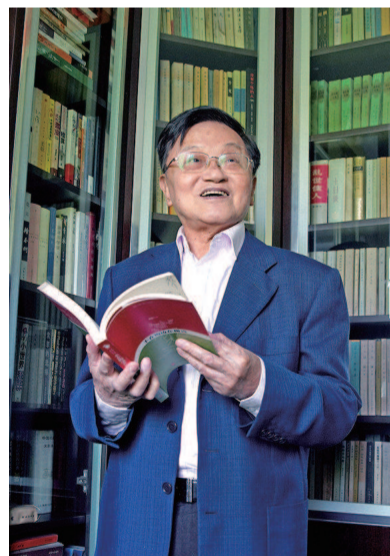
宗福先坐在观众席上，耳边飘过两位大学生的对话：“如果我失踪9年，你会等我么？”“去，九个星期我就不理你了呢。”

戏里所表现出的坚贞，让现在的青年人觉得新鲜，同时也感到震撼。在浙江大学的黑白剧社，他们自愿排练演出《于无声处》，戏虽十分稚嫩，但到演出结束，有许多学生留下来，在戏里有角色的同学说：“我今天在戏里演一个我崇拜的人，我真的非常佩服他的勇气和骨气，但是我明天就要离开学校，我要走上社会了，我知道我在社会上当不了一个英雄，我可能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会投降我会妥协会干一些我坚守不了的事。”

是什么，让一部戏能够让相隔四十年的年轻人都会激动不已？宗福先说，那是一种久违了的感情和勇气，一种捍卫原则的决心，一份正义与正气。

宗福先 民心民意给了我良知与勇气

◆ 徐佳和



本版摄影 郭新洋

1 阅读“无声”

1958年，宗福先11岁，哮喘一旦犯起来如拉风箱一般的声音令人不忍卒听，只能遵医嘱休学。妈妈为了不让年幼的孩子到街上乱皮，便用书本故事作工具“拴住他”，无论他提出要什么书，几乎都可以满足。但是，妈妈从不在一旁指导，妈妈是中学教师，她自己也要看那些世界名著，于是，《牛虻》《青年禁卫军》《约翰·克利斯朵夫》《红与黑》等等，11岁的孩子即使看不懂也跟着囫圇吞枣地看完了。成年后，宗福先发现，那些书早已翻阅过，童稚的心难以破译的情节，直至经了世事，方才能恍然大悟，有了全然不同的理解。但文字的力量，早已潜移默化地沁入了心脾，虽然他并没有想到要当一名作家。

哮喘，让这个瘦弱的孩子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如风般在街上呼啸来去。初三没毕业，宗福先再次休学了。医生建议采取异地疗法。在北方干燥的天气里待了一年半，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宗福先的病也没有痊愈，只能返沪。

正赶上“老三届”分配，1968年9月，宗福先被分进了上海热处理厂。正式报到的前一天，他站在了厂门口，望着来来往往的工人兄弟，想象着自己余生都要在此度过，心中难免迷惘。而谁也未曾想到，整整10年之后的1978年9月，话剧《于无声处》公开上演，十年的时间，在工厂这条流水线里，宗福先经过挤压，打磨，锻造，从这个管道里出来的是《于无声处》，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十年如何度过？许多条件缺一不可。“一方面，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心很大，忧国忧民，没有放弃思考，心系着国家命运。另一方面，母亲被监督劳动，她的工资交了房租，只剩10块钱，还要靠我的学徒工资维持我们的生活。”每天上班他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坐上公共汽车，厂里吃饭只能吃几分钱的素菜，很少碰荤菜，宗福先所有的衣服一直被人取笑，因为没有一件是买的，都是母亲裁点布做的。而做的衣服，因为想穿得时间久一些，尺寸宽大，怎么看都不像样。同龄的学徒们拥有的，宗福先一样都没有，“从经济上、思想上感受到的，都是压抑和屈辱。”

工作在全厂最苦最累的盐浴车间，宗福先面对800摄氏度的高温出一身汗，离开又是浑身冰凉，半年的学徒期不到，宗福先就病倒了，去华山医院看病，医生想了个不得已的办法，让他服用大量的激素保命。

整整十二年的工厂生涯，宗福先都没有放弃阅读，书在那时那刻是多么重要，他到处借书，一大批文艺复兴及西方哲学家的书籍给了他慰藉，几十年过去，它们之中尚有好大一部分至今仍留在宗福先的书橱深处，“我之后写戏，对人性的观察体会，都来自于阅读。”

2 写作“无声”

1971年，宗福先终于学徒期满。哮喘病发，这一次可以请8个月长假。阅读的积累，长期的压抑，在这一刻找到了出口，他写了一篇长篇小说《政策》，洋洋洒洒37万字。经介绍，他把厚厚一沓小说送到了作家茹志鹃家里，请她看看，“那时候房间里还看到一个跑来跑去的小姑娘，她就是王安忆”。

事隔不久，茹志鹃来到宗福先家，亲手交还稿件，令宗福先感动不已。茹志鹃说：“你根本不懂怎么创作，37万字的小说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你年纪那么轻就

有这么好的语言，你还有自己的想法，对当时的社会表达了一种不同的看法，有这两条你就可以走上创作的道路。”

宗福先想继续写，因此愿意学。可是偌大一个上海，大学关门，社会上也没有写作培训班，恰好宗福先一位朋友在市工人文化宫任职，便告诉宗福先这里有个“业余小戏创作学习班”在招收学员。宗福先以《政策》投石问路，遂被录取入学。

宗福先常常一边喷药一边写剧本。这样勤奋拼命的学生，让老师感动。

3 演出“无声”

话剧《于无声处》决不是什么横空出世，早就有一大叠厚厚的剧本练习塞在了宗福先的床底下，《于无声处》诞生之际，中国历史正处在转折的关键时期，1978年的夏天，宗福先完成了真正人生意义上第一部完整的剧本《于无声处》，立刻将它送到市工人文化宫话剧表演班的导演苏乐慈手里，当时一位文艺科副科长拍板，7月下旬就开始了排练。

9月22日，第一场彩排演出，台下都是文化宫的工作人员和家属，老人孩子大呼小叫，剧场简直像闹哄哄的小菜场，面对这番场景，宗福先不免沮丧，自己的处女演出怎么会是这样的呢，结果没想到演出了10分钟，剧场就安静了下来，直到结束，大家还久久不愿离开，群众演出因而有了第一次的演

员上台谢幕。

苏乐慈把大幕再度拉开，演员们有的已经卸了妆，有的还没来得及洗，有的洗了一半，他们一起回到台上，迎接场下热烈的掌声。

1978年那个冬天，全国大概有2700个剧团搬演了这个戏。宗福先说，这个戏只有6个演员一堂景。

时隔多年，宗福先明白，《于无声处》不只是一出戏，而是分成了两部戏，一部是群众都说好，看罢人人激动的《于无声处》，它属于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而另一个《于无声处》则是上海人对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次表态，属于那个时代的声音。那个时代需要一个突破口，需要一个载体，需要一次冲击。

>>>作者手记

一往无前的日子

如今在宗福先家里，书橱里依然能发现《汉堡剧评》《赫索格》《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些早年出版的文学经典，泛黄的书页默默地凝结着那些晦暗时光里摩挲着它们才能汲取的力量。宗福先也常常约了苏乐慈等当年的伙伴，把聚会从“一季一会”变成了“一月一会”，又缩短成了“一周一会”。大家都已步入古稀，是非成败几十年，饱尝命运的滋味，但对文字和艺术的热情还在。相聚，是因为对方承载了自己的青年记忆——热情，掌声，一往无前。

《于无声处》诞生后，每一个人都把这个戏往上推。宗福先说：写作，尤其是这类题材，一定要遵从民心民意，这会给作家良知，给作家勇气，照亮作家前行的路。